却掃編卷中

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

寧初議貢舉北郊猶如此後厭其多異同不復講及司馬溫公爲相欲增損貢舉之法復將使百官議因自建經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議之草具將上先與范丞相謀范公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

義若已陳此書而衆人不隨則虛勞思慮而失
宰相體若衆人皆隨則相君自謂莫已若矣然
後諂子得志于其間而衆人黙而退媚者既多
使人或自信如莫已若矣前車可鑒也不若清
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如
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若先
漏此書之意則諂者更能增飾利害迎于公之
前矣温公不聽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載此書
甚詳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縣必傳宣撫問宣
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
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曰
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常聞念舊
之言後因生日府掾張矩臣獻詩曰幾回天闕
夢十走日邊人蓋用表語也矩臣退傳家好學
喜爲詩先公爲相時欲稍薦用之已卒矣

舊制凡掌外制必試而後命非有盛名如楊文公
歐陽文忠蘇端明未嘗輒免故世尤以不試爲
重然故事苟嘗兼攝雖僅草一制亦復免試渡
江後從班多不備官故外制多兼攝者及後爲
眞皆循例得免近歲有偶未兼攝而徑除者又
特降旨免試焉
國朝宰相執政旣罷政事雖居藩府恩典皆殺政
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學士以蔡攸爲之俸賜禮
秩悉視見任二府其後踵之者其弟脩其子行
而孟昌齡王革高伸亦繼爲之然皆領宮觀使
或關封府殿中省職事未嘗居外及革出鎭大
名仍舊職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師其後蔡靖
以資政殿學士知燕山府久之亦進是職再任
恩數加之雖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淡明年未二十舉進士待試京師一
夕夢人告曰汝父據羊恐不復見汝登科矣及

寤意大惡之旣果被黜還家見有羊毛積後垣下問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旣烹而食之矣陟因大驚而不敢言所夢未幾其父卒後數年乃登第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仕宦連蹇不進先公領裕民局時爲檢討官未幾局罷後以宿州通判終

宗室士暕字明發少好學喜爲文多技藝嘗畫韓退之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爲高軒過圖極蒼灑一時名士皆爲賦之又嘗學書于米元章予嘗見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與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以爲戒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玄論也乃知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眞字儒臣文簡公之子也少喜學書自謂獨得古人用筆之妙嘗評近代能書者曰蘇才翁書筆勢遲怯吳越人無識頗學之自余爲辨之

後此間人亦知非也蔡君謨但能模學前人雖
畫及能草字而已周子發書妙出前輩至於草
書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張旭與余
而已錢塘關氏蓄其書數卷信爲高古今世不
復見矣

張友正字義祖退傳鄧公之子自少學書常居一
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
自名神宗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予頃在館
中與其族孫巨山同舍嘗出所藏義祖家書數
卷每幅不過數十字便了詞語皆如晉宋間人
蓋閱古書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旣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卽工余
嘗于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
使意在筆先筆絕意在爲佳耳筆勢縱逸有如
飛動紙尾書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飾
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

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正此類邪

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時年尚少蘇公大器愛之元祐中劉公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公爲尚書左丞同秉政嘗因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左

丞子容公詩曰膺門蚤歲預登龍儉幞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東省齋居清絕望南宮蘇公和曰五年班綴望蓬龍曾託帡幪庇兩風未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會識黑頭公升沉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設扣蕭音答高唱終慚下管應清宮蘇門下子由時爲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臥龍穆然虛

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晚歲吁俞本自公
松竹經寒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新詩和徧
東西府律呂更成十二宮時朝廷和此詩者甚
衆往往見於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國史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爲
一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
彭城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幾擇太
祖皇帝總敘一篇以進請繫之太祖本紀爲未
以爲國史書首其說以爲太祖大度豁如知人
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漢祖所不及者其事有
十因具論之累二千餘言神宗覽之不悅曰爲
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
王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
復幾何於是書竟不果成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
臣一官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

他無所預徽宗朝易名廉訪使者仍俾與監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聞於是與帥臣抗禮而脅制州縣無所不至于時頗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者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廓久自安於外鎭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唐書李廓傳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鄙以剛嚴治自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廓不喜由宦侍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鎭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

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率務新奇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有稱老杜禹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古屋畫龍蛇以

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此
皆著禹之功也得不謂之工乎
崇寧初蔡太師持紹述之說爲相旣悉取元祐廷
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爲謗訕而投
竄之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
世世錮其子孫其後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
未有以爲說葉左丞爲祠部郎從容謂之曰夢
得聞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
名氏刻之于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
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後黨禁稍弛而碑竟仆
焉胡尚書直孺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祖宗時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者謂鎖
其廳事而出而後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謂之鎖
中甚無義理
漢書食貨志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
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日

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注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言顧手牢如淳曰盆鬻鹽盆也鬻古煑字今煎鹽之器謂之盤以鐵爲之廣袤數丈意盆之遺制也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間所爲製作甚精非官不能辦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韓忠獻公罷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引故事以爲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授兩鎮臣若踰越常制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從固辭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亦不敢拜

陳正字無已世家彭城後生從其游者常十數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間則與諸生徜徉林下或歘然而歸徑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曼然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間坐臥

哦詠有竄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
棄去之故平生所爲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
百篇今世所傳率多雜僞唯魏衍所編二十卷
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從無巳游最久益高弟
也以學行見重于鄉里自以不能爲王氏學因
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爲戚唯以經籍自娛
爲文章操筆立成名所居之居曰曲肱軒自號
曲肱居士政和間先公守徐招寘書館俾余兄
弟從其學時年五十餘矣見異書猶手自抄寫
故其家雖貧而藏書亦數千卷建炎初死於亂
平生所爲文今世無復存者良可歎也

魏昌世言無巳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
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巳夜與諸生會寢忽
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巳或以爲可待旦
者無巳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

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
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閑居何以
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
遣乎
曾尚書楙喜理性之學中年提舉淮西學事遊五
祖山憑欄恍若有所得者因爲偈曰四大本空
五蔭皆蘊靈臺一點常現圓明
舊制輔臣典藩監司客位下馬就廳上馬先公塤
在北都時諸使者守此制甚謹每相訪將起必
牽馬就廳索轎再三乃敢登轎
韓獻肅公再相其弟黃門公在翰苑當制其後會
丞相子宣拜相時其弟子開爲翰林學士當制
初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詞子固爲
之近歲中書舍人當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
俾以次官行

新唐書初成時韓忠獻公當國以其出于兩人文
體不一恐惑後世遂建請詔歐陽文忠公刪加
刪潤以一之公固辭獨請各出名從之王鏗云
劉羲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
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
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
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
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
綱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
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
之徒掇拾其後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呂餘慶薛居正並本官參
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爲相欲命居正等爲之
副而難其名稱詔問翰林承旨陶穀下丞相一
等者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故
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

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墩位於宰相後勑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右僕射參知政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爲祕書監參議朝政蕭瑀爲特進參議政事劉洎爲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爲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爲對翻以參知政事爲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余以謂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級著爲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葉以後雖左右僕射不兼平章事皆不爲宰相則平章之重也

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書門下出則平章事固中書門下之長官也御史臺自爲風憲之地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廁於中書門下之列獨不爲紊亂乎如必用漢制者則丞相以下舉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論亦未爲允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間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其後遂爲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慮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且俾擇其尤者公既爲擇之因書其後曰廢日力於斯良可歎也然欲知唐人之詩者眡此足矣其後此書盛行於世唐百家詩選是也

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鷗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

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愼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愼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爲那所重惟皇盛世尤愼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荆公司馬温公呂申公黄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爲嘉祐四友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爲人久矣而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僕寺摠諸馬監斥賣糞土歲入緡錢甚多常別籍之以待朝廷不時之須紹聖間宗室令鑠爲太僕卿性勤吏事檢覈出納未嘗少怠吏不能欺居數年積錢倍於常時至數十萬緡一日與其貳以職事同對哲宗問聞馬監積錢甚多其數幾何令鑠唯唯再問則對曰容契勘別具奏

聞既退其貳怪之問曰公平時鈎校簿書如此其勤今日上問奈何不以實對令鑠歎曰天子方富于春秋以區區馬監而聞積錢如此其多謂天下之富稱是吾故不對懼啓上之侈心也貳謝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遼時新更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既至虜館伴者問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據乎杜曰曾讀周禮否虜不悅曰周禮豈不嘗讀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則天官之長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屬耳安得相抗而爲二宰哉杜無以應及還以失言被黜

近歲使相節度使惟加檢校封邑則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詞領宮觀又止降勑

唐中葉以後宰相兼判度支最爲重任國朝開寶五年嘗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江南諸路水陸轉運使呂餘慶兼提點三司判

湖廣南諸路水陸轉運使明年薛拜相仍領轉
運使事又命平章事沈義倫兼提點劒南轉運
使葢襲唐之遺制也仁宗朝司馬温公爲諫官
以天下財用不足建請置總計使用輔臣領之
以總天下之財紹興初孟觀文庾以叅知政事
兼總制戶部財用然不入銜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
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鄭居中蔡攸少師一
人梁師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鄧洵武楊
戩
景德四年詔皇姪武信軍節度使惟吉立班在鎮
安軍節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帶平章
事而保吉先拜眞宗令史館檢討故事准唐武
德中詔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從之今職制令
敘位以國姓爲上雖非宗室而同姓皆居旅姓
之右

余頃見史院神宗國史藁富韓公傳稱少時范仲淹一見以王佐期之蔡太師大書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爲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爲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小尚書聞者以爲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爲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爲雖出於世俗

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爲可行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予自食某之食雖衩衣無害也

范忠宣公守許昌鄒侍郎志完爲教授嘗因宴集吏請樂語公命鄒爲之鄒辭以爲備官師儒而爲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

元符中鄒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訐蓋當時小人僞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綱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陽迓者

至問帑廩所積幾何吏對尚可支半年夔驚曰
吾聞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今止半年何
可爲哉即日上章請宮祠

趙畯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
世未多見畯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
見獨攜餅十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
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爲難而命之飯畯辭曰所
爲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

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畯闔戶晝夜寫錄飢則
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先
公應舉時與之同場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
叩門久方應窺其何爲則抄書如平時其厲志
如此後數年始登科然迄以剛故寡所合先公
初秉政薦爲敕令所刪定官方改京秩晚節益
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
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爲獨樂園然

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鄉人競爲遷徙計畯獨留鄉里自如及劉豫僭號起爲郎官聞命不食數日而卒時年七十餘矣

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吳少宰敏政和間爲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爲給事中罷宣和末年復召爲給事中內禪之夕驟拜門下侍郎未幾遷知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三十八數月之間周歷三省樞密院頃所未有也

范僕射宗尹爲參知政事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二十二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略備

豈物理亦有乘除也歟

劉貢甫舊與王荆公游甚欵荆公在從班貢甫以館職居京師每相過必終日其後荆公爲參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藁草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寘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于廡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爲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論大槩如何則以所見藁草爲已意以對荆公不悟其嘗見已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藁草裂之葢荆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爲流俗之見也

蘇黃門于由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

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關人關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祕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辰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

爾鄉人有効之者或返致虛弱葢香附丁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其別有他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疾問何所服食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唐史載姚崇爲相與張說不協他日朝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因得留語又蔣伸爲翰林學士宣宗雅愛信一日因語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喻未幾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則唐宰相不得獨對矣本朝宰執曰同進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啓必先語閤門使奏知進呈罷乃獨留謂之留身此與唐制頗異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寘三器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典一善

念則投一黃豆典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仁宗一日語輔臣曰聞富弼在青州以賑濟流民爲名聚衆十餘萬人且爲變如何衆未及對時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越次進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處無問所從得也公固請不已仁宗曰有內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義聞天下豈應有此但內臣敢誣大臣而罔主聽如是不治則亂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號起于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悉賜號奉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寖相踵爲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

賜中書樞密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
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
則純誠順化每以二字協意或造或因取爲美
稱宰臣初加卽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
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
忠亮保順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爲中書樞
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鎭則改亦有不改者其諸
班直禁軍將校賜拱衛供奉之號遇加恩但改
其名不過兩字元豐中神宗旣累却群臣尊號
之請大臣將順因請并罷功臣之名詔從之近
歲始復以賜大將皆創爲之名非復舊制矣
元豐官制旣罷館職獨置祕書監少監丞郎著作
郎佐郎校書郎正字謂之祕書省職事官然不
兼領他局專以校讎著撰爲職元祐間復置館
職又詔輔臣悉舉所知策試於學士院已乃隨
官秩資序或授以祕閣集賢校理或領內外職

任不必專在館中校書郎正字凡試中者滿二年乃授校理紹聖初復罷之建炎間張參政守建請復召試館職然既試止除祕書省職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職迄不復置葢考之不詳也元祐執政大抵欲參用祖宗官制既復館職又俾侍從官咸帶職爲之任尚書二年乃除直學士御史中丞至諫議大夫滿一年除待制而以職爲行守試時議者多以爲無益事實而徒爲紊亂然余觀元豐官制既職事官各有雜壓則既上者不可以復下故自六尚書翰林學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給舍諫議非不美而不免爲左遷若使帶職而爲之則無此嫌矣如蘇黃門自翰苑除中丞帶龍圖閣學士鄭閎中穆脩爲給事中後復以寶文閣待制爲國子祭酒及前執政入爲尚書皆帶殿學士之類既近於爲官擇人之義且於人品秩無傷此則帶職爲便

其餘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務各隨其類有所隸給事中本通進銀臺司之任則進奏院隸焉諫官以言爲職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則登聞鼓院檢院隸焉秘書省著作局掌書日曆則太史局隸焉太常禮樂之司則教坊隸焉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枚數之以次進取所持案牘徧閱之既閱即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此以試且困公公悉峻治之無所貸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爲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爲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復制科獨謝悰中格特賜進士出身補大郡職官悰具狀辭免云所有告勑未敢祗受

而以祇爲祇以受爲授士大夫間傳以爲笑謔
官劉器之疏論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
爲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
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悰字公定希深之
孫亦有文采祇授蓋筆誤也
熙寧間蘇丞相奉使契丹道過北京時文潞公爲
留守燕會欵文公因問魏收有逋峭難爲之語
人多不知逋峭何謂蘇公曰聞之宋元憲公云
事是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蘇
公以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乃用是語爲一
詩紀席上之事獻文公曰高燕初陪聽拊鞶清
譚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
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
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請謚
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刻

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
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
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然故事集議
日請謚之家例設酒饌厥費不貲或者憚此因
不復請景祐中宋宣獻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
名用申勸沮而饗其私饋頗非政體請自今官
給酒食從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請而人爲之請
而得謚者若楊侍讀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孫宋

宣獻公爲請而謚文莊宋尚書祁既薨張安道
爲請而謚景文張公既薨遺命毋得請而蘇黃
門子由援此二例爲言遂謚文定兵興以來請
謚之禮幾廢張愨中書卒汪翰林藻爲之請遂
謚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復集官參議也
國朝以來凡謚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貶其惡者
惟錢文僖惟演初請謚博士張瓌議以爲惟演
嘗坐黨附外戚及妄議祔廟爲憲司所糾左降

偏郡位兼將相而貪慕權要因合斂而好學貪
以敗官二法謚曰文墨其子暖訴于朝禮官議
以爲惟演自左降後能率職自新應追悔前過
之法宜謚曰思其後暖等復訴不已竟改文僖
陳執中丞相初請謚韓持國黃門時爲博士合
寵祿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謚之曰榮靈張文定
公疏論其非因詔太常再議衆禮官議應不懈
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楊南仲請謚曰恭裏何剡

密直請謚爲厲屯田員外郎黃師旦乞謚爲榮
尚書省衆議從恭詔從衆議
凡侍從官以上乞致仕者雖優進官資而不許帶
職熈寧中始許仕者仍帶舊職於是王懿敏公
素首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歐陽文忠公又
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會韓魏公寄詩
賀之公和篇曰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
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

籍通清切禁嘯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
厚二者難兼始兩人葢謂是也官制行職事官
致仕仍許帶職事官著爲令
唐制禮部郎官掌百官牋表故謂之南宮舍人國
朝常擇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便掌牋表有
印曰禮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館職爲之
其後就轉知制誥又就遷學士仍領辭不受曰
御史中丞歲時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學士舍人
掌詔誥之臣主爲繕辭定草既輕重不倫亦事
體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撿會舊例
以禮部名表印擇館職中有文者付之則名分
不爽矣議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復唐之舊云
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爲館職家貧甚僮僕不具
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
門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
以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爲賦詩美其

事熈寧中爲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
與宋次道蘇子容俱得罪於是名益重云待詔
先生窮巷居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探井臼秣羸
馬却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
之動顏色飽死曾不及侏儒牧民會肯輸筋力
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衷君今已作
二千石亦復將爲第五公右原父贈才元詩也

却掃編卷中 終 七月初八日